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七十八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六十三

二李馬路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絶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来曜討十姓蘇禄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

為先鋒所嚮摧北馬靈詧為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拒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為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

石其子出犇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絶而大食乘勝諸胡鋭于鬬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葅醢即馳守白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梃鏖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

進右金吾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陁壞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其處絶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蹴之抵穹壑識者以為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帝前醉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為解酲具安禄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

之濟否固在卿輩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掎角常爲
先鋒以巨梧笞鬭賊值類崩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
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
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
出掩追騎還躁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
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
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三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
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

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塡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鎬魯炅來瑱嗣吳王祗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户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謚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轝護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塋給掃除十户嗣

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産有宛馬十匹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

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鬬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慰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

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脩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頴二州隸之大歴八年吐蕃内寇渾瑊戰宜禄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來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

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謚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絶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虜不敢犯為中興鋭將初涇軍之財帝諷李抱玉讓鄭潁璘因得裒積且前後賜賚無算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赴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毁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

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為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為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禄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為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潁亳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

凶熖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欒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號西抵岐椎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溪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

賊株柢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
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
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
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爲兵
部尚書大歷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
度使屯盩厔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
言隴坻達扶文緜地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闕

輔輕顧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臣得専事闗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為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謚曰昭武從父弟抱真抱真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别駕僕固懐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懐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懐恩欺其下曰子儀為朝恩所殺令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懐恩敗如抱真策遷殿

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仍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成卒二萬既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久之為

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真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悦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悦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洺遂解臨洺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悦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悦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悦抱真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聞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

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絶潰叛中離
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爵儀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
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既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
稍離天子下罪己詔兹赦羣盜抱真乃遣客賈林以大
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内猶豫抱真將自
造其壁諉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
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厲兵東向雪吾之恥亦

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己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卧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

游雖小善皆畀禮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録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真表署募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木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為左僕射餌丹二萬九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垂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九卒年六十二其子殿

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真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嘸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為抱真表翌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緘天子已聞抱真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廷貴緘謾若抱真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緘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廷貴君速歸發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

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緘遣將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誰詐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榮而讓緘焉詔贈抱真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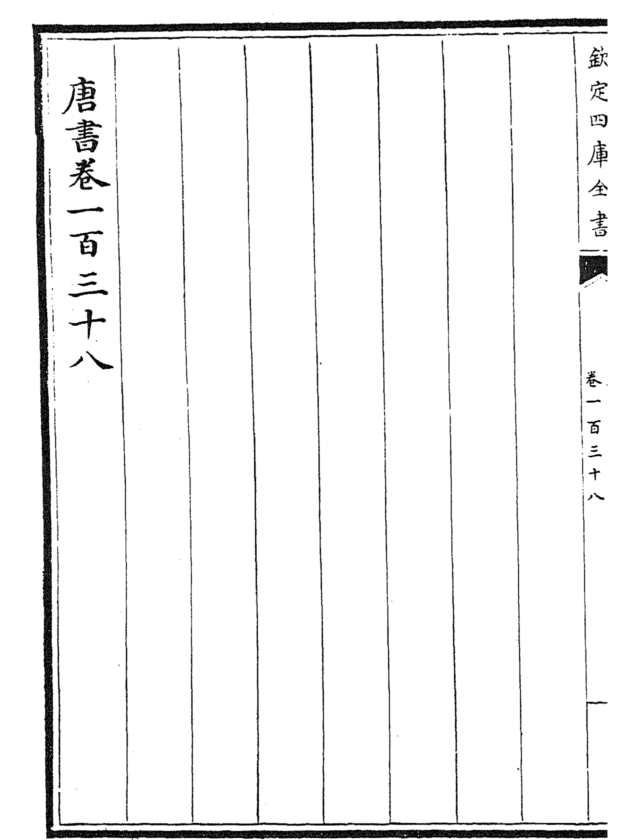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劒客以世蔭為鄰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王

杜化東陽二驛時闗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為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効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大歴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

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兾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瑤敬晃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晃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築尸爲京觀俚洞兇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舶商沒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賕宰相楊炎炎録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懐鄭汝陜河陽三

城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愬應字從衆以廕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竝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閟不言勉起見臣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

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
騎常侍卒謚曰靖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
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慎用之賊平恕功多
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為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扞
魏博為時嗤詆累遷鄜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
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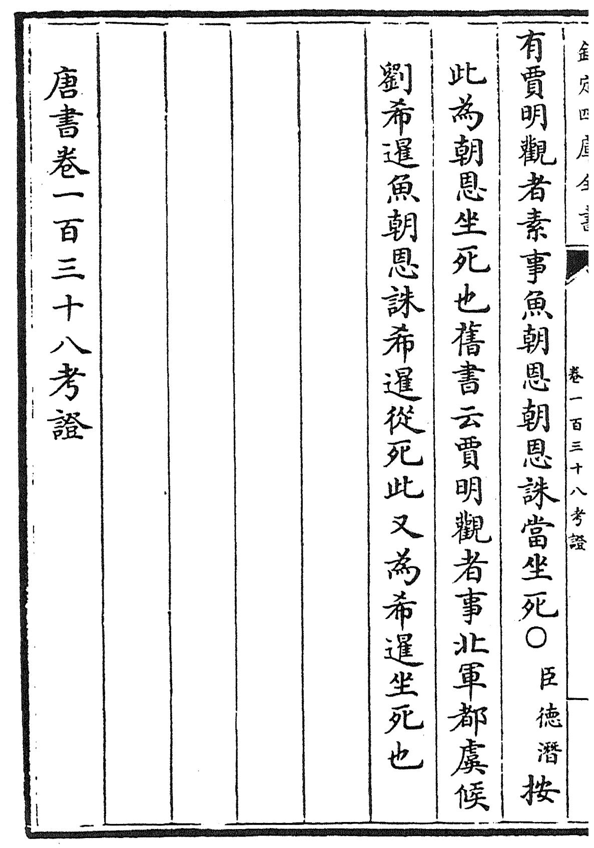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馬璘傳擢兼御史大夫○舊書授兼御史中丞

李抱玉弟抱真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舊書作五百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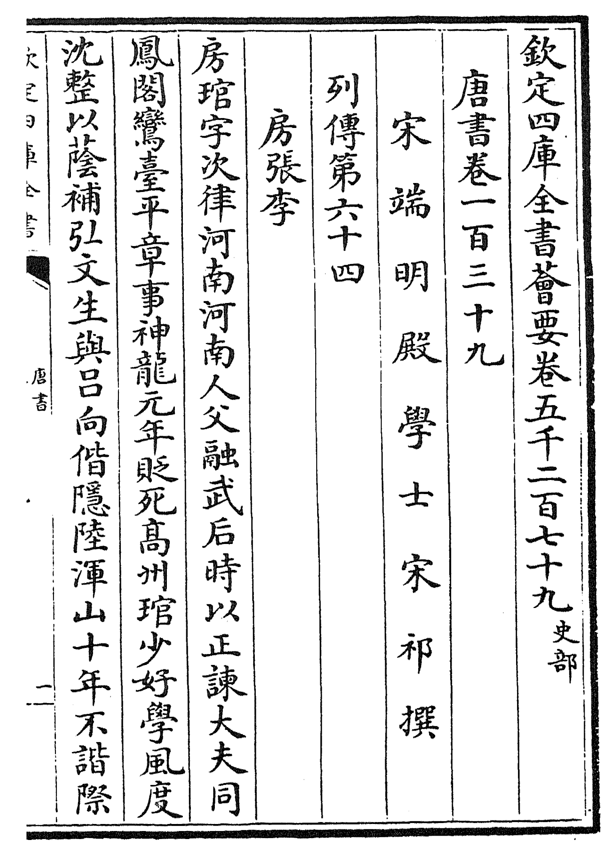
路嗣恭傳永泰三年○舊書作大歷三年

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臣德潛按本文即蒙上永泰三年事也舊書在大歷六年七月而舊書本紀則係七年正月



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臣德潛按此為朝恩坐死也舊書云賈明觀者事北軍都虞候劉希暹魚朝恩誅希暹從死此又為希暹坐死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七十九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六十四

房張李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廕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

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户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𤣥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温泉為華清宫環宫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筭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藪為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一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為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為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琯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

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琯以進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參謀琯分三

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悊皆降賊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裒夷散

復圖進取琯雅自負以天下為已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人未嘗更軍旅琯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来最後見帝琯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琯琯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顔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琯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藉琯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

治琯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琯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自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善琯者暴其言于朝琯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琯虛言浮誕內鞅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琯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攘民居相淆讙琯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

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名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琯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畧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為相遽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

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于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慫姆為言乃具棺名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媢殺二侍

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琯孫啟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贅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畧使陰許以荆南帥節啟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内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啟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啟啟畏使者邀重餉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紿

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啟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官人貶啟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琯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臯表為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臯卒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陜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

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欶宣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謂闢曰向夢公為上相儀衛甚盛韋無相忘闢喜以為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為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

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謚乃定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畧少事吳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娯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歴侍御史𤣥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丘曉趣救曉愎撓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欵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

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給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毁鎬無經畧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名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户參軍代宗初起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

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産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

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

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

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黄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吴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宫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

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録故怨將内慙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

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令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禄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

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
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
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
賊再彊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
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
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
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

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劒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禄賜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効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莱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為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昏日敕北軍

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為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

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

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户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户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劵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内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

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賔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賛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閤官屬皆不除而所收科奉乃多於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别駕使府賔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

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

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絶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郜國為

其女姤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絀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

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顔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闗播懐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

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為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

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為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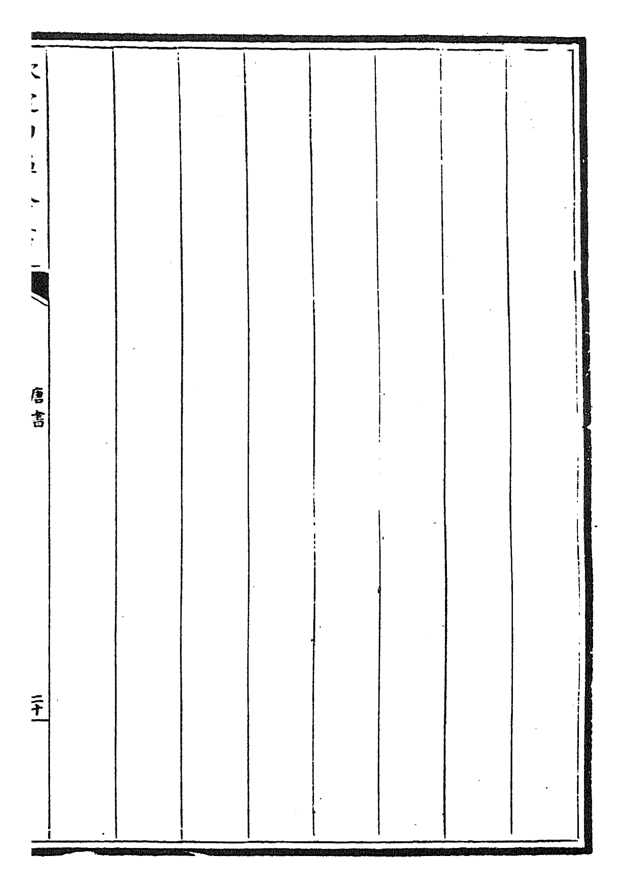
使禁工駢珠刺繡為乘輿服舉焚之以為禳禬德宗素不為然及嗣位罷内道塲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轀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壊太卜言孟冬魁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啟塞從時何魁罡為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栁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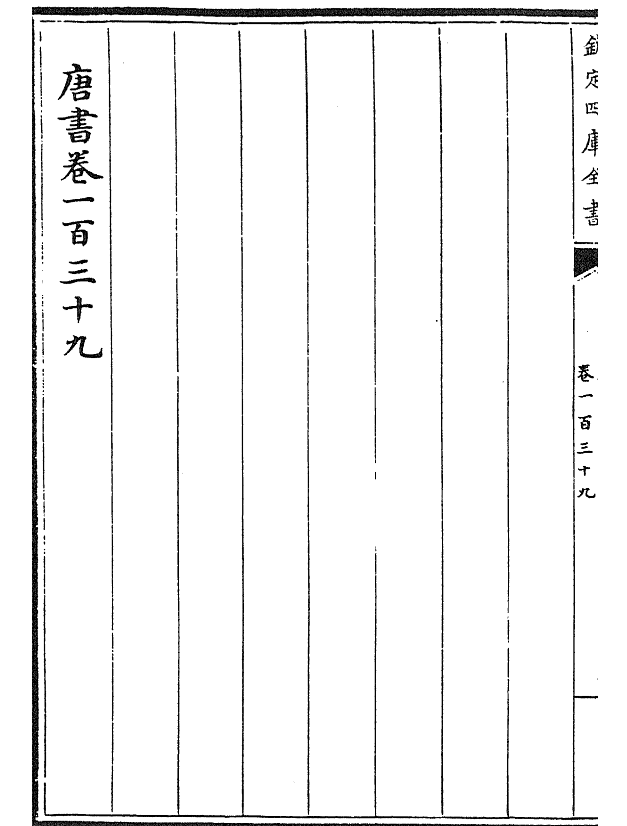
繁少才謷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録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擿其條以自疏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讙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權德輿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

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畧財貲為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畧悉知賊巢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為擅興詔御史舒元輿按之元輿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為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贊曰泌之為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

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
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
為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録寧二主不以宰相
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為之
助也繁為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
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
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
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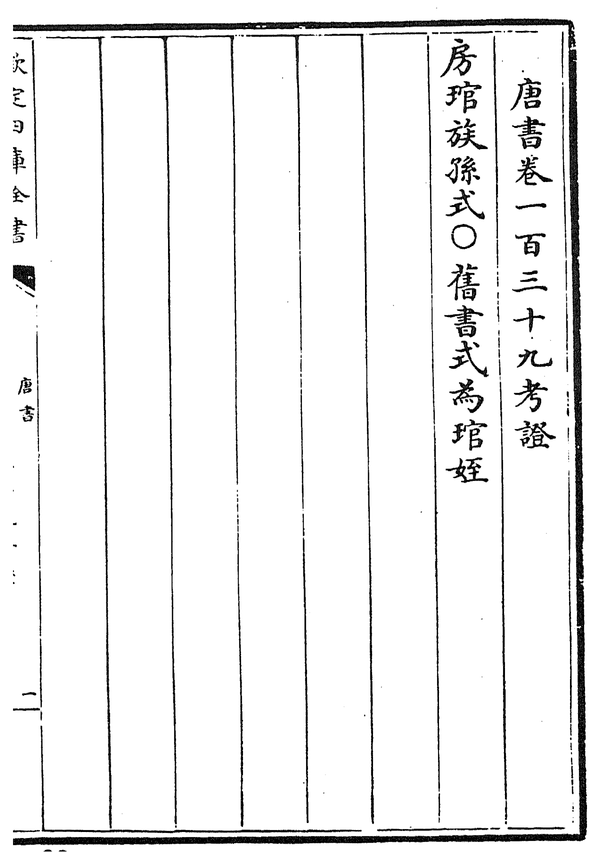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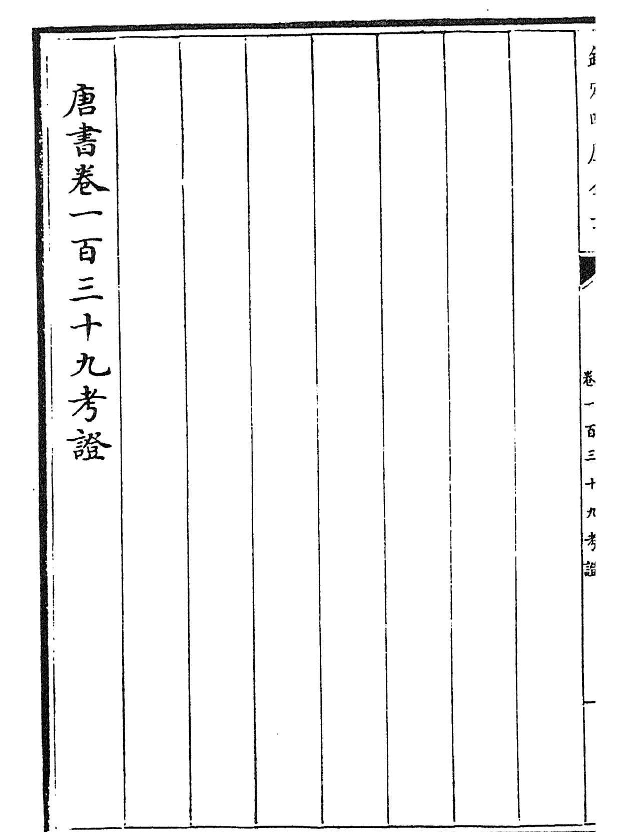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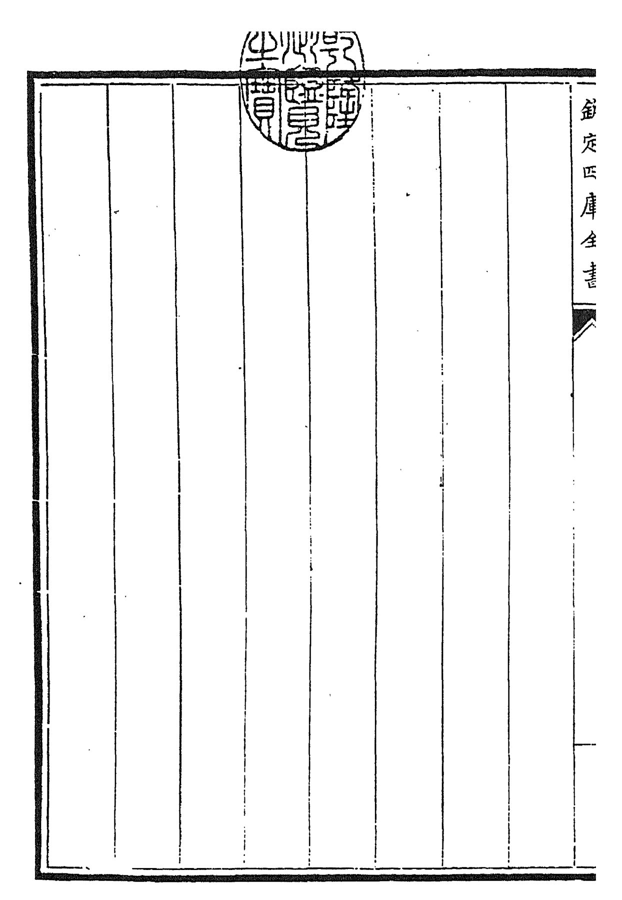
房琯族孫式○舊書式爲琯姪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謹案卷一百三十八第九頁後一行入見武俊刋
本俊訛陵今改
卷一百三十九第五頁後五行奏置幕府刋本幕
訛慕今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釀宜春酒刋本釀訛讓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陳學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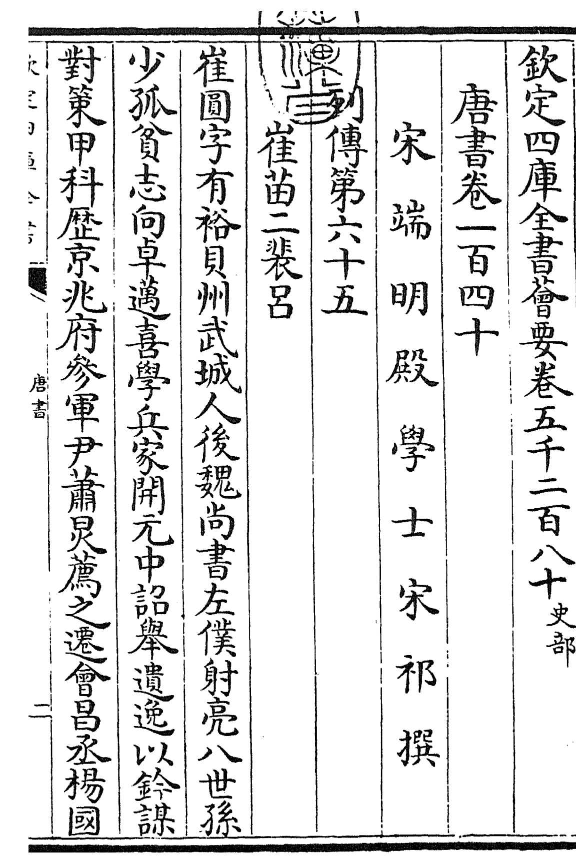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至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八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 撰

列傳第六十五

崔苗二裴呂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

忠遥領劍南節度引圓為左司馬知留後𤣥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劍南節度副大使圓鋭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䟽具陳蜀土腴穀羡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劍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為制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户五百乾元

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圜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詔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歷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為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

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顔久之進侍郎積寛縱而吏下因縁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為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遥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嚻然不平安禄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蕚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

陽太守遷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爵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為憲部兼左丞安祿山反賈廷芝棄陜郡不下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遏授陜郡太守陜虢防

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户改侍中既而乞骸骨罷為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宰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閤不趨為御

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臥家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謚曰懿獻元載末顯時為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謚文貞晉卿寛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

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衆嘗自為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歷七年配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奬而

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啟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為三朝所推安肯為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為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廕再調渭南尉王鉷為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殿中侍御史冕少

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
詔廷辨晃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
屬懼皆引去獨晃為斂葬由是寖知名河西節度使哥
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
帥拜晃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晃在河西方召還
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
曰主上猒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
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

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
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
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
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
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
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
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旣賤衆不為宜肅宗至鳳翔罷
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户

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復為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為李輔國所昵晃表為判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歷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晃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内寃之陛下宜還晃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晃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己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

都留守不踰月卒有詔贈太尉晃以忠勤自將然不知
宰相大體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
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
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白俸薄月二
千緡晃顧視喜見顏間世訾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
晉卿配享晃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為
元帥時師纔一旅晃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
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

從祀而晃乃不與有詔晃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内明不干當世年既長始以仕家推蔭為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為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黄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
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為其將范志誠沮止
時帝在陜遵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為集
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
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為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
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
謝者以為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槀
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歷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為郎時著

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傃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紓為同州刺史奏署判

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紓奔奉

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

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

也累為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户部員外郎德宗

末方鎮之副多自選於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

為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陜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

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户内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募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為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為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

為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絶昭宗悦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户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為工部尚書已還宫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為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為太常卿樞以為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

何用為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户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為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

尉採訪使韋陟署為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為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經過

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
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
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為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
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
須昌縣伯遷黄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
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
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為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為郎
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為人求官諲奏為藍田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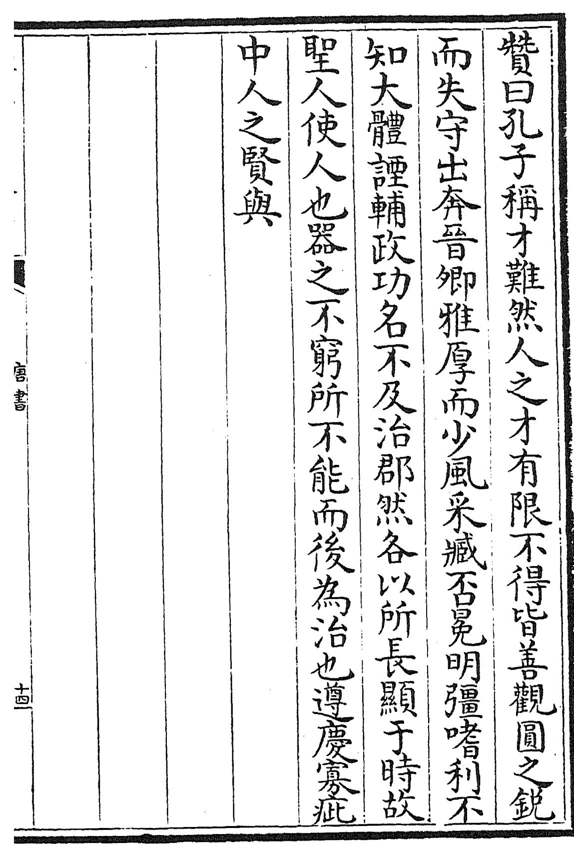
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初荆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

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譖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内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怏於賞而財不足更為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龎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贓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譖按罪譖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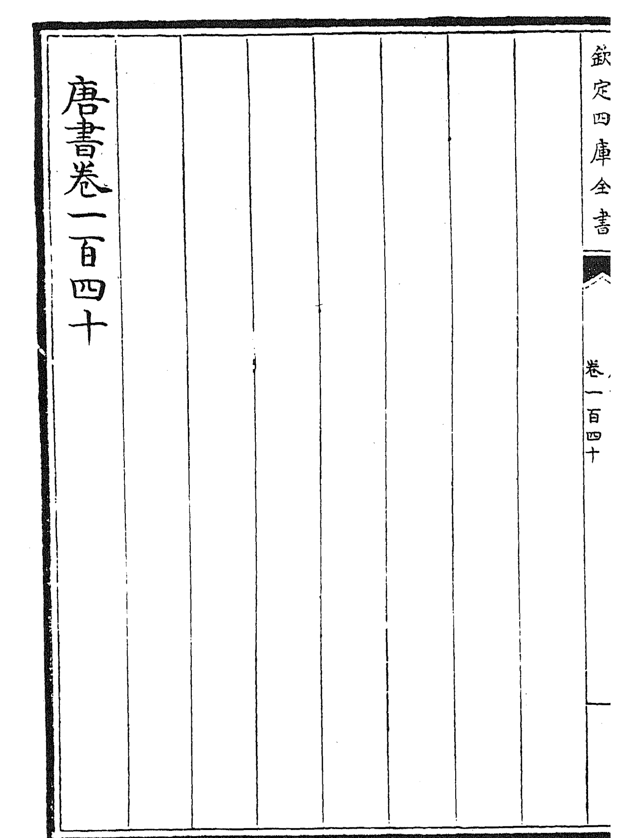
州後泰芝終以贓徙死承鼎追原其誣譚為治不急細
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尹
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譚之相與李揆
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
非便又陰遣人刺譚過失譚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
之顯條其罪譚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譚在
朝不稱任職相及為荆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
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諡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裒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諡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諡有司博士獨孤及諡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諡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諡曰文萁缺之恪寗愈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缺其細也且二名諡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

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參用
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
㢲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
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為為之也若跡無
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彛曰明王珪曰
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
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
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鋭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晃明彊嗜利不知大體諲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為治也遵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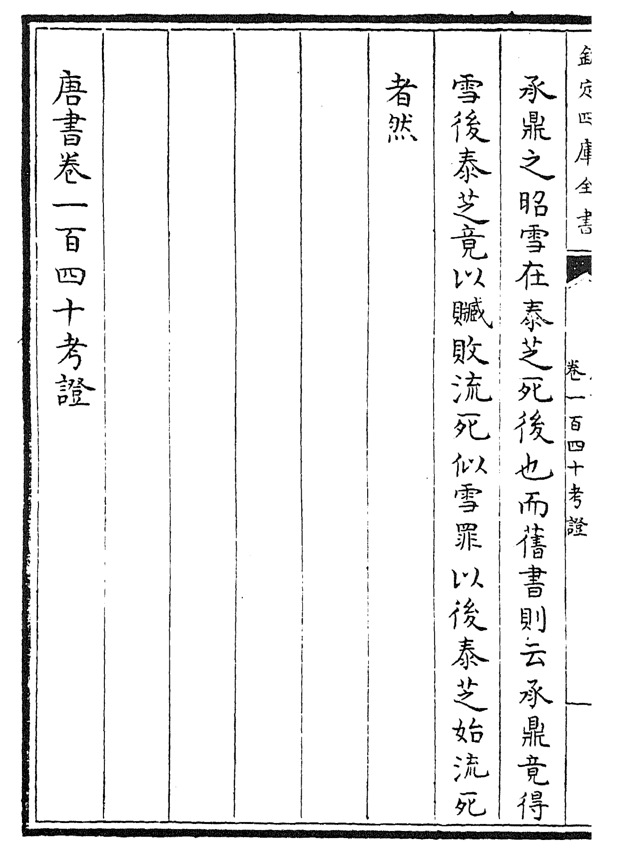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四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考證

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舊書作天寶一年

呂諲傳置永平軍萬人○舊書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沈炳震曰按方鎮表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永道連凡九州此作七州誤

後泰芝終以贓徙死承鼎追原其誣○臣德潛按此是



承鼎之昭雪在泰芝死後也而舊書則云承鼎竟得雪後泰芝竟以贓敗流死似雪罪以後泰芝始流死者然

唐書卷一百四十考證